



## 汉赋欣赏

汉代的赋。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采■文”以“体物写志”。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时赵人荀况，但汉人常把赋和辞连用，称为辞赋。这是由于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汉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辞赋连用，表示汉赋和《楚辞》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汉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提倡，赋的创作

盛极一时。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在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和东汉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

初期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其形式同《楚辞》没有什么区别。景帝时枚乘作《七发》，开创了一种进一步散体化、以铺张为能事的新赋体。经过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的发扬光大，新体赋在武帝以后繁荣起来，成为汉赋的主流。新体的汉赋一般又可分为大赋和小赋两类。从内容上看，大赋多是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主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这些大赋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一的汉帝国的声威和上升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既穷奢极欲又发扬蹈厉的风貌。但大赋为达到形式上的华美恢宏，往往夸张浮饰又大量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以炫博争奇，兼之后期的大赋多摹拟而少创新，行文板滞，这些都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赋篇幅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内容比较广泛，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报》、《后汉书》、《选》

等书中。

### 鵬鸟赋 贾谊

贾谊，西汉洛阳人。

此赋作于汉文帝七年（前173年）谪居长沙时。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鵬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鵬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螭。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传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交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块扎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

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 幽通赋 班固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曾修汉书。

系高项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飘颻风而蝉蜕兮，雄朔野以扬声。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谣。终保己而贻则兮，里上仁之所庐。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咨孤蒙之眇眇兮，将圯绝而罔阶。岂余身之足殉兮，违世业之可怀。靖潜处以永思兮，经日月而弥远。匪党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魂茕茕与神交兮，精诚发于宵寐。梦登山而迴眺兮，覩幽人之仿佛。揽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坠。吻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犹未察。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讖以臆对。曰乘高而胪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盖惴惴之临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讯尔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

承灵训其虚徐兮，鐳盘桓而且俟。惟天地之无穷兮，鲜生民之晦在。纷屯遭与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上圣迁而后拔兮，虽群黎之所御。昔卫叔之御昆兮，昆为寇而丧予。管弯弧欲毙仇兮，仇作后而成己。变化故而相诡兮，孰云预其终始！雍造怨而先赏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吊于適吉兮，王膺庆于所戚。叛回穴其若兹兮，北叟颇识其倚伏。单治里而外凋兮，张修禠而内逼。聿中和为庶几兮，颜与冉又不得。溺招路以从己兮，谓孔氏犹未可。安惛惛而不肫兮，卒陨身乎世祸。游圣门而靡救兮，虽覆醢其何补？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盗乱为赖道。形气发于根柢兮，柯叶汇而零茂。恐魍魎之责景兮，羌未得其云已。

黎淳耀于高辛兮，半强大于南汜。嬴取威于伯仪兮，姜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轨。东邻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丧孝兮，伯徂归于龙虎。发还师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鳞粦于夏庭兮，匝三正而灭姬。巽羽化于宣宫兮，弥五辟而成灾。道修长而世短兮，夔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渎兮，乃穷宙而达幽。妣巢姜于孺筮兮，旦筮祀于契龟。

宣曹兴败于下梦兮，鲁卫名溢于铭谣。妣聆呱而劾石兮，许相理而鞠条。道混成而自然兮，术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随行以消息。斡流迁其不济兮，故遭罹而羸缩。三乘同于一体兮，虽移易而不忒。洞参差其纷错兮，斯众兆之所惑。周贾荡而贡愤兮，齐死生与祸福。抗爽言以矫情兮，信畏牺而忌鹏。

所贵圣人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兮，乃辶德而无累。三仁殊于一致兮，夷惠舛而齐声。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茧以存荆。纪焚躬以卫上兮，皓颐志而弗倾。侯草木之区别兮，苟能实其必荣。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观天网之絪覆兮，实棐谏而相训。谟先圣之大猷兮，亦邻德而助信。虞韶美而仪凤兮，孔忘味于千载。素文信而底麟兮，汉宾祚于异代。精通灵而感物兮，神动气而入微。养流睇而猿号兮，李虎发而石开。非精诚其焉通兮，苟无实其孰信？操末技犹必然兮，矧耽躬于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纬群龙之所经。朝贞观而夕化兮，犹諠己而遗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诉来哲而通情。

乱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复心弘道，惟圣贤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以道用兮。忧伤夭物，忝莫痛兮。皓尔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几，沦神域兮。

## 北征赋 班彪

班彪，字叔皮，汉扶风安陵人

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

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愆戎王之淫狡，穆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纷吾去此旧都兮，騑迟迟以历兹。

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繆流。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日晡晡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

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讎。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

登鄣隧而遥望兮，聊须臾以婆娑。闵獯鬻之猾夏兮，吊尉敖于朝那。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他。降几杖于藩国兮，折吴淠之逆邪。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秦之所图。

躋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森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鸡鸣以济济。

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恨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曠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

乱曰：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

### 东征赋 班昭

班昭，班彪之女，字惠姬。年十四，娉曹世叔。和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焉，号曰曹大家。兄固修汉书，不终而死，大家续之。陵人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



而将行。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悵而怀悲！

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酌韞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谅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陈力而相追。且从众而就列兮，听天命之所归。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径欲从谁？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

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既免脱于峻嶮兮，历滎阳而过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阳武之桑间。涉封丘而践路兮，慕京师而窃叹！小人性之怀土兮，自书传而有焉。

遂进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边。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

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后衰微而遭患兮，遂陵迟而不兴。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庶灵祇之鉴照兮，佑贞良而辅信。

乱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

身履道，以俟时兮。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  
敬慎无怠，思谦约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

### 答客难 东方朔

东方朔，汉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人。汉武帝的清客，博识广记之人。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唇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持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何故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廩，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懼，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

物无不得其所。故綏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鹄鷓，飞且鸣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郢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

“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鬪鬪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 李夫人赋 刘彻

刘彻，即西汉武帝。

此赋收于班固《汉书外戚传》中，是武帝为追悼姬妾李夫人所作的。

美连娟以修嫕兮，命櫜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輿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慄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疆。托沈阴以圻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蕝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墟愈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魄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踟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寢淫敞，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乱曰：佳侠函光，陨朱荣兮。嫉妒闾茸，将安程兮。方时隆盛，年夭伤兮。弟子增欷，洿沫帐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向不虚应，亦云已兮。嫫妍太息，叹稚子兮。慄栗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不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 刺世疾邪赋 赵壹

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

汉灵帝时，大兴党人之狱，政局极其混浊，黄巾起义亦在此时，赵壹生性耿直，目睹社风日下，感愤颇深，遂作斯赋。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为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姬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慾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舵，坐积薪而待然？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橈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

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髡依门边。

鲁生闻此辞，紧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 洞箫赋 王褒

王褒，字子渊，西汉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

此赋为咏物赋篇先河之作。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嵒岿崎，倚巘迤，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联延旷荡，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礧礧而澍渊。

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泊以猿。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幸得溢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可

谓惠而不费兮，因天性之自然。

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带以象牙，其会合。搜镂里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拊擻。于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体势，闇于白黑之貌形；愤伊郁而酷，愍眸子之丧精；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

故吮吮值夫宫商兮，和纷离其匹溢。形旖旎以顺吹兮，瞋以纡郁。气旁迁以飞射兮，驰散涣以邈律。趣从容其勿述兮，鹜合遝以诡譎。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或漫衍而络绎兮，沛焉竞溢。怵栗密率，掩以绝灭，霏晬躔，跳然复出。

若乃徐听其曲度兮，廉察其赋歌。啾呖而将吟兮，行鋹鉦以和啰。风鸿洞而不绝兮，优袅袅以婆娑。翩绵连以牢落兮，漂乍弃而为他。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沆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瘳，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湃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

故其武声，则若雷霆鞀鞀，佚豫以沸。其仁声，则若飘风纷披，容与而施惠。或杂遝以聚敛兮，或拔擻以奋弃。悲怆怳以恻憾兮，时恬淡以绥肆。被淋漓其靡靡兮，时横溃以阳遂。哀悁悁之可怀兮，良醴醴而有味。

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恚。刚毅强暴反仁恩兮，啖啗逸豫戒其失。钟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师襄、严春不敢窺其巧兮，浸淫、叔子远其类。鼙、

硕、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儻以顿悴。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时奏狡弄，则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惓惓澜漫，亡耦失畴，薄索合沓，罔象相求。

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撇涕拉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憚漫衍凯，阿那腴媵者已。是以蟋蟀蠖，岐行喘息；蝼蚁蝓蜒，蝇蝇栩栩。迁延徙迤，鱼瞰鸟睨，垂喙转，瞪瞢忘食，况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哉！

乱曰：状若捷武，超腾逾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泛，趋巘道兮。哮呷唤，躋躋连绝，漉殄沌兮。搅搜捎，逍遥踊跃，若坏颓兮。优游流离，踌躇稽诣，亦足耽兮。颓唐遂往，长辞远逝，漂不还兮。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尚馀音兮。吟气遗响，联绵漂撇，生微风兮。连延络绎，变无穷兮。

### 神女赋 宋玉

〈神女赋〉收于《昭明文选》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曰：“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



知何意？目色仿佛，乍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然失志。于是抚心定气，复见所梦。”王曰：“状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瑰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绩盛文章，极服妙采照四方。振绣衣，披裳，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宛若游龙乘云翔。披服，脱薄装，沐兰泽，含若芳。性合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鄠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近之既妖，远之有望，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视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独悦，乐之无量；交希恩疏，不可尽畅。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湿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郎兮，多美而可视。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故纵而绰宽。动雾以徐步兮，拂声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踟而不安。澹清静其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而请御兮，

愿尽心之。怀贞亮之清兮，卒与我兮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扬音而哀叹！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

于是摇佩饰，鸣玉鸾；奩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眇，精采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意离未绝，神心怖覆；礼不遑讫，辞不及究；愿假须臾，神女称遽。徊肠伤气，颠倒失据，黯然而暝，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

### 风赋 宋玉

出自《昭明文选》，该赋反映了当时阶级社会的对立性。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于师：积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王曰：“夫风，安生始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溇滂，激飏慄怒。眈眈雷声，回穴错连，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花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萋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幢，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慄慄懔懔，清凉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塙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堞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堞，吹死灰，骇浑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慄溷鬱邑，驱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箴，啗齧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 高唐赋 宋玉

高唐，战国时楚国台馆名，在云梦泽中；云梦泽，古泽藪名，春秋战国时为楚王游猎区，范围广大，景物奇异。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之观，其上独有云气，  
惝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  
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  
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  
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  
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王  
曰：“朝云始楚，状若何也？”玉对曰：“其始楚也，惝兮若松楸；  
其少进也，晰兮若姣姬，扬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偃兮  
若驾驷马，建羽旗。湫兮如风，凄兮如雨。风止雨霁，云无处。”  
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  
玉曰：“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  
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  
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体兮，殊无物类之可仪比。巫山赫其无畴兮，  
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临大坻之稽水。遇天雨之新霁  
兮，观百谷之俱集。凜汹汹其无声兮，溃淡淡而并入。滂洋洋而  
四施兮，蓊湛湛而弗上。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势薄  
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惝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  
砾礧礧而相摩兮，嶔震天之礧礧。巨石溺溺之瀼瀼兮，沫潼潼而  
高厉，水澹澹而盘纒兮，洪波淫淫之溶。奔扬踊而相击兮，云兴

声之霈霈。猛兽惊而跳骇兮，妄奔走而驰迈。虎豹豺兕，失气恐喙；雕鹞鹰鷂，飞扬伏窜。股战胁息，安敢妄挚。于是水虫尽暴，乘渚之阳，鼃鼃鱣鮪，交积纵横。振鳞奋翼，蜷蜷蜿蜿。

中阪遥望，玄木冬荣，煌煌荧荧，夺人目精。烂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郁盛，葩华覆盖；双椅垂房，纠枝还会。徙靡澹淡，随波闾阖；东西施翼，猗猗丰沛。绿叶紫裹，丹茎白蒂。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清浊相和，五变四会。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叹息垂泪。

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盘岸巘，振陈皜皜。磐石险峻，倾崎崖。巖岨参差，纵横相迫。陬互横悟，背穴偃蹠。交加累积，重叠增益。状若砾柱，杂巫山下；仰视山巅，肃何千千。炫燿虹蜺，俯视峥嵘，窈窕窈冥，不见其底，虚闻松声。倾岸洋洋，立而熊经，久而不去，足尽汗出。悠悠忽忽，怵怵自失。使人心动，无故自恐。賁育之断，不能为勇。卒愕异物，不知所出。纵横莘莘，若生于鬼，若出于神。状似走兽，或象飞禽。谲诡奇伟，不可究陈。上至观侧，地盖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罗生。秋兰茝蕙，江离载青。青荃射干，揭车苞并。薄草靡靡，睠延夭夭，越香掩掩；众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鸣相号。王鴟鸛黄，正冥楚鸠。秭归思妇，垂鸡高巢。其鸣喈喈，当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随流。

有方之士，美门高谿。上成郁林，公乐聚穀。进纯牺，祷璇室。醮诸神，礼太一。传祝已具，言辞已毕。王乃乘玉輿，驰仓螭，

垂旒旌；旒合谐。絀大絃而雅声流，冽风过而增悲哀。于是调讴，令人怵悽，胁息曾。于是乃纵猎者，基趾如星，传言羽猎；衔枚无声，弓弩不发，罟不倾。涉莽莽，驰革革。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何节奄忽，蹄足灑血。举功先得，获车已实。王将欲往见，必先斋戒。差时择日，简輿玄服。建云旆，蜺为旌，翠为盖。风起云止，千里而逝。盖发蒙，往自会，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

### 登徒子好色赋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鬪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齟唇历齿。旁行踽傴，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

好色者矣。”

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为寡人说之。”

大夫曰：“唯唯。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鶉鹑啾啾，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愔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絜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 七发 枚乘

枚乘，字叔，西汉淮阴人。此赋为汉赋杰作，称‘七体’。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

间乎？”太子曰：“惫！谨谢客。”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逆，中若节轡。纷屯澹淡，嘘唏烦醒，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乎？”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官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脆，腥醲肥厚；衣裳则杂遯曼煖，燿烁热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與入犂，命曰蹙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

太子曰：“诺。病已，请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不欲闻之乎？”

太子曰：“仆愿闻之。”

客曰：“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



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谿。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鹞黄、鴟鸣焉，暮则羝雌、迷鸟宿焉。独鹄晨号乎其下，鸱鸡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约。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歌曰：‘麦秀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糝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飴持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臠，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膾。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秦豹之胎。小飴大馐，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钟、岱之牡，齿至之车；前似飞鸟，后类距虚，橛麦服处，躁中烦外。羝坚轡，附易路。于是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为之右。此两人者，马佚能止之，车覆能起之。于是使射千镒之重，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浮游览观，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纷纭玄绿。辇道邪交，黄池纡曲。溷章、白鹭，孔鸟、鸚鵡，鸕雏、鷓鴣，翠鬣紫缨。螭龙、德牧，邕邕群鸣。阳鱼腾跃，奋翼振鳞。溟濞薏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叶紫茎。苗松、豫章，条上造天。梧桐、并闾，极望成林。众芳芬郁，乱于五风。从容猗靡，消息阳阴。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滋味杂陈，肴糈错该。练色娱目，流声悦耳。于是乃发激楚之结风，扬郑、卫之皓乐。使先施、徵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傅予之徒，杂裾垂髻，目窈心与；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嫵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驯骐驎之马，驾飞輶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雕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蘋，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践麋鹿，汗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此校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

几满大宅。

客见太子有悦色，遂推而进之曰：“冥火薄天，兵车雷运，旂旗偃蹇，羽毛肃纷。驰骋角逐，慕味争先。徼墨广博，观望之有圻。纯粹全牺，献之公门。”

太子曰：“善！愿复闻之。”

客曰：“未既。于是榛林深泽，烟云闇莫，兕虎并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硿硿，矛戟交错。收获掌功，赏赐金帛。掩蘋肆若，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飧宾客。涌觞并起，动心惊耳。诚不必悔，决绝以诺；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陈唱，万岁无斲。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强起耳游乎？”

太子曰：“仆甚愿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恤然足以骇矣。观其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汨者，所温汾者，所涤沔者，虽有心略辞给，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怵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浩瀆瀆兮，慌旷旷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涘。流揽无穷，归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缪往而不来。临朱汜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莫离散而发曙兮，内存心而自持。于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澹漱手足，頽濯发齿。揄弃恬怠，输写洪浊，分决狐疑，发皇耳目。当是之时，虽有淹病滞疾，犹将伸伛起臂，发髻披聋而观望之也，况直眇小

烦懣，醜醜病酒之徒哉！故曰：发蒙解惑，不足以言也。”

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

答曰：“不记也，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澼澼，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皓蜺，前后络绎。颢颢印印，楛楛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旬隐匈馗，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旁。则滂渤拂郁，闾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菱軫谷分。回翔青箴，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凌赤岸，簪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屯屯，声如雷鼓。发怒座沓，清升踰跂，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汨潺湲，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沈沈涓涓，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踣焉，洄閭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

朱、墨濯、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溼然汗出，霍然病已。

### 述行赋 蔡邕

蔡邕，字伯喈，汉陈留人。此赋为蔡邕受宦官之召到洛阳去弹琴的旅途抒怀之作，走到偃师后以病为辞而返回。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翼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

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比前，得归。心愤此事，遂託所过，述而成赋。

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塗遭其蹇连兮，潦汙滯而为灾。乘马蹇而不进兮，心郁悒而愤思。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

夕宿余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问甯越之裔胄兮，藐髡髻而无闻。

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悟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

降虎牢之曲阴兮，路丘墟以盘萦。勤诸侯之远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涛塗之愆恶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长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萑苳；建抚体以立洪高兮，经万世而不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异形。冈岑纡以连属兮，谿谷夔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严壑以峥嵘。攒械朴而杂榛楛兮，被浣濯而罗生。步亶莛与台菌兮，缘层崖而结茎。行游目以南望兮，览太室之威灵。顾大河于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刘定之攸仪兮，美伯禹之所营。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

寻修轨以增举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风汨以飙涌兮，气慄慄而厉凉。云郁术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渐唐。仆夫疲而瘁兮，我马虺隤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曢曢而不阳。

哀衰周之多故兮，眺濒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

乘舫州而湍流兮，浮清波以横厉。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以潜翳。实熊耳之泉液兮，总伊瀍与涧瀨。通渠源于京城兮，引职贡乎荒裔。操吴榜其万艘兮，充王府而纳最。济西溪而容与兮，息鞶都而后逝。愍简公之失师兮，疾子朝之为害。

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塗泞溺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侠坟。淹留以候霁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极晨。候风云之体势兮，天牢湍而无文。弥信宿而后闕兮，思逶迤以东运。见阳光之显显兮，怀少弭而有欣。

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溼。消嘉穀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諫其駸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人。唐虞渺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躔。

观风化之得失兮，犹纷挐其多远。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甘衡门以宁神兮，詠都人而思归。爰结蹤而迴轨兮，复邦族以自绥。

乱曰：跋涉遐路，艰以阻兮。终其永怀，窘阴雨兮。历观群都，寻前绪兮。

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翩翩独征，无俦与兮。言旋言复，我心胥兮。

### 鸚鵡賦 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德平）人。少有才辩，尚气刚傲，因侮慢江夏太守黄祖而被杀。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全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跼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嘴，绿衣翠矜。采采丽容，皎皎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

于是羨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戈，冠云霓而张罗。虽纲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迕以丧身。故献金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剪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踰岷越障，载罹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悯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羨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

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饬。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憔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



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歔。感平身之游处，若壘麓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仑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于薄躯。期守死以抱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

### 解嘲 扬雄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恨莉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创太玄，有以自守，渭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号曰解嘲。其辞曰：

客嘲杨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生必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纁毂拖紫，朱丹其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薛，舌如电光，一从一横，论者莫当，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数十蜺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笱者玄得无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杨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

往昔周网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萝，矫翼毁翮，恣筍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捩。是故邹衍以颀颀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赐。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纠墨，制以钻味，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莉莉自以为桡契，人人自以为皋陶。戴縱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升毂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隐，乘雁集不为之多，双鳧飞不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福惧，范雎以折摺而危穰灌，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谿樊霍则不能安，当其无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无所凌。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崘。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而封灌；或枉千乘以陋巷，或拥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愆其舌而奋其笔，室隙蹈瑕而无所诘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赐，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

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饼，又安得穀紫？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莉，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诤，游神之庭；惟聒惟坯，守膻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鵩臬而笑凤皇，执螻蛄而嘲菽庄，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与扁鹊也，悲夫！”

客曰：“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杨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肋摺髀，免于徽索，翕肩蹈蹠，扶服入橐，激掬万乘之主，介泾阳，抵穰灌而代之，当也。蔡泽，山东之匹夫也，顛杯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气，輶其蹠而夺其位，时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哿也。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恨于悛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吕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虞之世，则媿矣。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乖矣；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夫萧规曹随，吨灌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响若坻隤，虽其人之矜智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

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若夫藟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虻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赙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 哀时命 庄忌

庄忌，汉会稽吴（今苏州）人。与邹阳、枚乘等唱和，是梁孝王门下著名辞赋家。作品仅此一篇。

此赋感叹屈原生不逢时，空怀壮志而不得伸。

此赋纯属骚体，保持了由贾谊开创的西汉早期骚赋所具有的特点。感情真挚，篇幅短小精悍，是咏屈赋中的佳品。

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步遘时。往者不可扳援兮，来者不可与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夜炯炯而不寐兮，怀隐忧而历兹。心郁郁而无告兮，众孰可与深谋？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居处愁以隐约兮，志沉抑而不扬。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广而无梁。愿至昆仑之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揽瑶木之檀枝兮，望阊风之板桐。弱水汨其为难兮，路中断而不通。势不能凌波以径度兮，又无羽翼而高翔。然隐悯而不达兮，独徙倚而彷徨。怅惆罔以永思兮，心纡轸而增伤。倚踌躇以淹留兮，日饥馑而绝粮。廓抱景而独倚兮，超永思乎故乡。廓落寂而

无友兮，谁可与玩此遗芳？白日晼晚其将入兮，哀余寿之弗将。车既弊而马罢兮，蹇遭徊而不能行。身既不容于浊世兮，不知进退之宜当。冠崔嵬而切云兮，剑淋漓而纵横。衣摄叶以储与兮，左袪挂于樽桑。右衽拂于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凿枘于伏戏兮，下合矩矱于虞唐。愿尊节而式高兮，志犹卑夫禹汤。虽知困其不改操兮，终不以邪枉害方。世并举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众比周以肩迫兮，贤者远而隐藏。为凤皇作鹑笼兮，虽翕翹其不容。灵皇其不寤知兮，焉陈词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贤兮，孰知余之从容？愿舒志而抽冯兮，庸讵知其吉凶。璋珪杂于甑窰兮，陇廉与孟媼同宫。举世以为恒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幽独转而不寐兮，惟烦懣而盈匈。魂眇眇而驰骋兮，心烦冤之忡忡。志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坚。块独守此曲隅兮，然切而永叹。愁修夜而宛转兮，气涓鬻其若波。握剖劂而不用兮，操规矩而无所施。骋骐驎于中庭兮，焉能极夫远道。置猿狖于楹槛兮，夫何以责其捷巧。驷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升。释管晏而任臧获兮，何权衡之能称。篔簹杂于蒸兮，机蓬矢以射革。负檐荷以文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胁于机臂兮，上牵联于矰戈。肩倾侧而不容兮，固陋腹而不得息。务光自投于深渊兮，不获世之尘垢。孰魁摧之可久兮，愿退身而穷处。凿山楹而为室兮，下被衣于水渚。雾露濛濛其晨降兮，云依斐而承宇。虹霓纷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怳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下垂钓于溪谷兮，上要求于仙者。与赤松而结友兮，比王侨而为耦。使臬杨先

导兮，白虎为之前后。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魂以独寄兮，汨徂往而不归。处卓卓而日远兮，志浩荡而伤怀。鸾凤翔于苍云兮，故矰缴而不能加。蛟龙潜于旋渊兮，身不挂于网罗。知贪饵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侮辱之可为？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志怍怍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执权衡而无私兮，称轻重而不差。概尘垢之枉攘兮，除秽累而反真。形体白而质素兮，中皎洁而淑清。时厌饫而不用兮，且隐伏而远身。聊窜端而匿迹兮，惝寂默而无声。独便帽而烦毒兮，焉发愤而抒情。时暖暖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伯夷死于首阳兮，卒夭隐而不荣。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怀瑶象而佩琼兮，愿陈列而无正。生天坠之若过兮，忽烂漫而无成。邪气袭余之形体兮，疾憺怛而萌生。愿壹见阳春之白日兮，恐不终乎永年。

### 吊屈原赋 贾谊

贾谊，西汉洛阳人。

此赋作于谪居长沙时。

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其辞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讫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闾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躄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袞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偃螭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蟞？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而羈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微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 长门赋 司马相如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慙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廓独潜而专精兮，天飘飘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卜兄卜兄，音晃）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禘詹禘詹，音掺）。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门内加言，重叠，音吟）。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协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

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口+宏去宀，音宏）而似钟音。

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木薄，音博）栌兮，委参差以（木康，音康）梁。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瓠鬣兮，象玳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

抚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白鹤噉以哀号兮，孤雌（足寺）于枯肠。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



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眇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昂去日，音昂）。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足徙，音徙）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侃下加言，音谦）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拊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艹+臣，音chai3）香。

忽寢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辶+王，重叠，音狂）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注：《长门赋序》云，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上，陈皇后复得亲幸。”

### 归田赋 张衡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

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鱼留，音留）。

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张衡，字平子，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是汉代最淹博的学者。

### 思玄赋 张衡

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志转圜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纉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离。美襞积以酷烈兮，允尘邈而难亏。既姱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幽独

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胪虞兮，嘉传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何孤行之茕茕兮，子不群而介立。感鸾鹭之特栖兮，悲淑人之希合。

彼无合而何伤兮，患众伪之冒真。旦获讟于群弟兮，启金滕而后信。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烦毒以迷惑兮，羌孰可为言己？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愿竭力以守谊兮，虽贫穷而不改。执雕虎而试象兮，陆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恶既死而后已。俗迁渝而事化兮，泯规矩之员方。宝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茝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絜驂裹以服箱。行颇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

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袞温恭之黻衣兮，被礼义之绣裳。辨贞亮以为鞶兮，杂伎艺以为珩。昭彩藻与雕琇兮，璜声远而弥长。淹栖迟以恣欲兮，耀灵忽其西藏。恃已知而华予兮，鸚馱鸣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为霜。时亶亶而代序兮，畴可与乎比伉？咨姤媿之难鏖兮，想依韩以流亡。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彰。

心犹豫而狐疑兮，即岐阨而情。文君为我端著兮，利飞遁以保名。历众山以周流兮，翼迅风以扬声。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天盖高而为泽兮，谁云路之不平！□自强而不息兮，蹈玉蟠之峣崢。惧筮氏之长短兮，钻东龟以观祲。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而瞥天兮，据冥翳而哀鸣。雕鹗竞于贪婪兮，我修絜以益荣。子有故于玄鸟兮，归母氏而后宁。

占既吉而无悔兮，简元辰而傲装。旦余沐于清源兮，晞余发于朝阳。漱飞泉之沥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翮鸟举而鱼跃兮，将往走乎八荒。过少皞之穷野兮，问三丘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秽累而飘轻。登蓬莱而容与兮，螯虽抃而不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冯归云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饮青岑之玉醴兮，鷓沆瀣以为粮；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昆仑之高冈。朝吾行于汤谷兮，从伯禹乎稽山。嘉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

指长沙之邪径兮，存重华乎南邻。哀二妃之未从兮，翩缤处彼湘滨。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坟。痛火正之无怀兮，托山阪以孤魂。愁郁郁以慕远兮，越卬州而游遨。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扬芒爍而绛天兮，水泫沄而涌涛。温风翕其增热兮，怒郁悒其难聊。顛羁旅而无友兮，余安能乎留兹？

顾金天而叹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举麾兮，纚朱鸟以承旗。躔建木于广都兮，扈若华而踟躇。超轩辕于西海兮，跨汪氏之龙鱼。闻此国之千岁兮，曾焉足以娱余？

思九土之殊风兮，从蓐收而遂徂。歛神化而蝉蜕兮，朋精粹而为徒。蹶白门而东驰兮，云台行乎中野。乱弱水之潺湲兮，逗华阴之湍渚。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会帝轩之未归兮，怅徜徉而延伫。恹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

黄灵詹而访命兮，樛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远疑兮，六籍阙而不书。神逵味其难覆兮，畴克谋而从诸？牛哀病而成虎兮，虽逢昆其必噬。螫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死生错其不齐兮，

虽司命其不。寔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庠。王肆侈于汉庭兮，卒衔恤而绝绪。尉龙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庆而靡所。

穆届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文断袪而忌伯兮，阉谒贼而宁后。通人闇于好恶兮，岂昏惑而能剖？羸擿讖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或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割刃。亲所睨而弗识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绵挛以幸己兮，思百忧以自疹。

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汤蠲体以祷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景三虑以营国兮，荧惑次于他辰。魏颖亮以从治兮，鬼亢回以毙秦。咎繇迈而种德兮，树德懋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有无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复？盍远迹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

仰矫首以遥望兮，魂□惘而无俦。逼区中之隘陋兮，将北度而宣游。行积冰之皦皦兮，清泉冱而不流。寒风凄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玄武缩于壳中兮，腾蛇蜿而自纠。鱼矜鳞而并凌兮，鸟登木而失条。坐太阴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怨高阳之相寓兮，颞頊而宅幽。庸织路于四裔兮，斯与彼其何瘳？望寒门之绝垠兮，纵余譖乎不周。迅焱瀟其媵我兮，鹜翩飘而不禁。越谿□之洞穴兮，漂通川之淋淋。经重阴乎寂漠兮，蝼坟羊之深潜。

追荒忽于地底兮，軼无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识蹊之所由。速烛龙令执炬兮，过钟山而中休。瞰瑶溪之赤岸兮，吊

祖江之见刘。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戴胜愁其既欢兮，又谓余之行迟。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嫫媿而蛾眉。舒詵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袿徽。离朱唇而微笑兮，颜的砾以遗光。献环琨与琛纆兮，申厥好以玄黄。虽色艳而赂美兮，志皓荡而不嘉。双材悲于不纳兮，并咏诗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爨，百卉含葩。鸣鹤交颈，雝鸠相和。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实多。

将答赋而不暇兮，爰整驾而亟行。瞻昆仑之巍巍兮，临萦河之洋洋。伏灵龟以负坻兮，亘螭龙之飞梁。登阊风之层城兮，构不死而为床。屑瑶蘂以为礲兮，□白水以为浆。抨巫咸作占梦兮，乃贞吉之元符。滋令德于正中兮，含嘉秀以为敷。既垂颖而顾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静而随时兮，姑纯懿之所庐。

戒庶僚以夙会兮，僉供职而并讶。丰隆輶其震霆兮，列缺晬其照夜。云师□以交集兮，漉雨沛其洒涂。轸雕舆而树葩兮，抚应龙以服路。百神森其备从兮，屯骑罗而星布。

振余袂而就车兮，修剑揭以低昂。冠岌岌其映盖兮，佩綦纒以辉煌。仆夫俨其正策兮，八乘腾而超骧。氛旒溶以天旋兮，霓旌飘以飞扬。抚轸轶而还睨兮，心勺筮其若汤。羨上都之赫戏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雕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钲。前长离使拂羽兮，后委衡乎玄冥。属箕伯以函风兮，惩洪涖而为清。拽云旗之离离兮，鸣玉鸾之鬐鬐。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蟻螾而上征。纷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扬灵。叫帝阍使辟扉兮，覲天皇于琼宫。

聆广乐之九奏兮，展泄泄以彤彤；考治乱于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终。惟般逸之无斲兮，惧乐往而哀来。素女抚弦而余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

出紫宫之肃肃兮，集太微之闾闾。命王良掌策驷兮，踰高阁之将将。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拔刺兮，射嶧嶧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乘天潢之泛泛兮，浮云汉之汤汤。倚招摇摄提以低徊兮，察二纪五纬之绸缪。遡皇。偃蹇夭矫婉以连卷兮，杂沓丛鸱飒以方骧。馘泪颰泪沛以罔象兮，烂漫丽靡藐以迭遶。凌惊雷之□磕兮，弄狂电之淫裔。踰壘鸿于宕冥兮，贯倒景而高厉。廓荡荡其无涯兮，乃今窥乎天外。

据开阳而頽视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惛惛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辔而徘徊。虽游娱以媮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闾阖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驰虚无。云菲菲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旗。缤连翩兮纷暗暧，儵眩眩兮反常间。

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长余佩之参参。文章奂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馘儒墨以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阪之嵌崕。恭夙夜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夕惕若厉以省□兮，惧余身之未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恋。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逍遥。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系曰：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祗怀忧。愿得远渡以自娱，

上下无常穷六区。超踰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  
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跼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馱。  
回志竭来从玄谋，获我所求夫何思！

## 汉代的辞赋

### 第一节 汉代辞赋概说

#### 一、汉赋的来源

赋之一词在先秦已经出现。《周礼·春官·大师》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这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即朱熹所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诗集传》卷一）。后来的赋体文学也主要运用这一手法，而发展得更为充分。作为文体的赋，最早是荀子的《赋篇》，它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大体说来，赋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又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意。”（《汉书·艺文志》）班固把荀子的《赋篇》和屈原的作品都看成赋，并认为是源于《诗》。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对汉赋形成影响最大的还是楚辞，因为楚人入主中原带来了楚辞，其次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和先秦散文的文体形式和表现手法。总之，汉赋吸收综合了



多种文学因素，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和散文结合的文学形式。

## 二、汉赋的概念

汉赋：赋是汉代的一种新兴的独特的文体，是诗歌和散文结合的文学形式，是诗歌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歌化。赋既有诗歌讲求押韵和形式整饬的特点，又有散文句型自由，无严格的格律限制的特点。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的综合性文体。赋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汉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它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小赋（抒情小赋），但典型的汉赋是大赋。骚体赋：骚赋指的是模仿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而写成的一种赋。

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汉大赋（新体赋）：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枚乘的《七发》标志汉大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最典型的作品。小赋：小赋在形式上篇幅短小，多用韵

文，句式多样。有的通篇用四言，有的四、六言兼用。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抒写个人的心志，或托物言志，或咏物抒情，也有针砭现实之作。在艺术上继承着大赋的铺排手法，但语言较汉大赋朴素得多，手法精巧灵活、风格多样，有的清丽自然，有的感情激切。汉末的抒情小赋还有诗意化的倾向。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都是较有名的作品。

三、汉代辞赋的发展演变历程

汉代辞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开国至武帝初年，是汉赋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辞赋呈现着由楚辞向汉赋过渡的形态，并最终确立了汉大赋这种新体赋的形式。代表作家有贾谊和枚乘。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第二阶段，从武帝初年至东汉中期，是汉赋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以新体赋即汉大赋的创作为主流，并达到了完全成熟和极度兴盛的境地。武帝、宣帝之时是汉赋创作的鼎盛时期，西汉末年以降则出现了创作中的模拟风气。形成了劝百讽一，润色鸿业，“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代表作家有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第三阶段，从东汉中期至东汉末，是汉赋的转变期。这一时期汉大赋的创作趋向于衰落，带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创作的蔚起。张衡首开其风，其后的重要作家有赵壹、蔡邕、祢衡等。

## 第二节 贾谊和枚乘

## 一、贾谊

1. 贾谊是汉初著名的辞赋作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七篇，今存有《吊屈原赋》、《鵬鸟赋》和《旱云赋》三篇。

2. 贾谊辞赋的特点：贾谊的赋作继承了屈原楚辞的创作精神，刘熙载《艺概·赋概》说：“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是汉初骚体赋典型代表。

贾谊的赋作在内容上继承了《离骚》的讽怨精神，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感情深沉激切。如《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不平之气。《鵬鸟赋》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离骚》的比兴传统，风格也接近楚辞。在形式上也基本保持了楚辞的形式，也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句式整齐而又有变化。贾谊是散文大家，其赋作也有“以文为赋”（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的趋向。但总体上说贾谊还是在继承着楚辞的艺术精神，进行着模仿性的创作。

## 二、枚乘

枚乘是汉初重要的辞赋家和散文家。以辞赋的创作最为著名，《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九篇，今存有《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前二篇存在争议）、《七发》等三篇。其中以《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高。它以宏大的结构、繁富的辞藻、铺排的描写手法、主客问答的体式，奠定了汉大赋的基本写作模式。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就已指出了其赋“腴辞”、“夸丽”的特点。《七

发》对后世赋的创作影响颇大，模拟之作频出，形成了赋作中的“七体”。《七发》标志着汉代新体赋的正式形成。

### [作品讲读]

#### 一、贾谊《吊屈原赋》

1. 《吊屈原赋》是贾谊赴长沙王太傅之职时，路过湘水凭吊屈原，写下的一篇骚体赋。诗人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心中的悲愤，抨击了美丑不分、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此赋是汉初具有代表性的骚体赋。

2. 这是一篇文字简洁、篇幅短小的骚体抒情赋。此赋前有小序，赋的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赋的正文，描写了屈原所处的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社会环境，揭示出造成屈原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第二部分是赋的“讯”辞，即结语，分析了屈原悲剧命运的自身原因。

3. 此赋实是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愤世嫉俗和悲愤郁闷的情怀。这篇赋在写作上主要采用了铺叙与议论并用的手法：正文部分主要以铺排的手法来描写种种被颠倒了的社会现象，并适时地发出感叹和议论；“讯”辞部分主要以议论的手法抱怨屈原不能远离浊世以自保。全赋无论是铺叙，还是议论，都熔铸了作者的激愤情感，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同时此赋继承了楚辞的比兴传统，表现手法多用比喻、象征，形象鲜明而内蕴丰富。此外，也运用了对比的手段法使善恶颠倒的社会现象更加鲜明。此赋的

句式，第一部分以四言句为主，第二部分以六言句为主，也用“兮”字。此赋从艺术表现形式到手法乃至风格，都模拟楚骚的迹象，体现了汉赋早期创作的由楚辞向汉赋的过渡状态。

## 二、贾谊《鵬鸟赋》

1. 《鵬鸟赋》是贾谊谪居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所作。《鵬鸟赋》主要以道家思想谈论人生的哲理，是一篇哲理赋。他表述了天道人事变化无穷，难以参透，企图以道家生死齐一、纵躯委命的达观态度，来排遣人生的苦闷，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 2. 《鵬鸟赋》的艺术特点：

(1) 《鵬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显然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

(2) 《鵬鸟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

(3) 《鵬鸟赋》的语言因以表达哲理为主，所以显得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 三、枚乘《七发》

1.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品，也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于是以音乐、

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来启发楚太子。赋的主旨意在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的“要言妙道”，在于劝戒淫奢，启发人们要注重精神的追求。

## 2. 《七发》的艺术成就

(1)《七发》融会了前代文学的各种因素。《七发》体制宏大，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环环相接来结构全篇。它在体制与描写手法上都受到过楚辞的影响，《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招魂》帝与巫阳的问对，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铺排描写手法，还有纵横家说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七发》完成了汉大赋的奠基任务。

(2)《七发》在写作上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描写形容，写景状物，声色情态毕现，描摹精致细腻，形象生动；善于铺陈排比，夸张渲染，气势恢宏，辞藻华丽。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而且《七发》的人物及其对话都是虚构的，叙事和描写也是想象的，在这方面来说它更具有文学创作的意味。在内容上也由骚体赋的以抒情为主，转变为以叙事写物为主。

(3)《七发》的语言形式，一方面它吸收了楚辞的句式和“兮”字，一方面大量地使用散文的句式，同时也有对偶、排比句式的运用。与楚辞相比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增加。是韵文与散文的结合，是诗歌的散文化与散文的诗歌化。《七发》在体制和艺术手法上，都为后来汉大赋创作树立了典范。

### 第三节 司马相如

一、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负盛名的赋作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他的赋二十九篇，今存六篇。其赋作以《子虚赋》、《上林赋》最著名，是汉代新体赋的典范作品。此外还有《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等。由于他的创作，奠定了新体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稳固地位。《子虚赋》作于汉景帝时期，是为梁孝王宾客时所作。《上林赋》在武帝即位后，被召见时所作。两篇相距十年，但实为同一主题的上下篇。《子虚赋》假托子虚使齐向乌有先生夸说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先生进行辩驳，批评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侈靡”。《上林赋》写亡是公又批评二人，盛夸天子上林游猎之盛况及天子反省奢靡，最终落实到政治与道德的讽喻上。体现了汉大赋“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劝百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的内容特点。

二、司马相如赋的艺术特色

1. 司马相如的赋在艺术构思上，采用了虚构的手法。《子虚赋》、《上林赋》不仅“子虚”、乌有、“亡是”的人物是虚构，而且一些事物描写中的夸张本身也包含了虚构的成分。整个文章都是在虚构中完成的。文章结构完全采用了虚构的主客问答形式，通过主客互相夸耀诘难展开描写，力求展现巨大的时空。整个赋作显得气象阔大，结构宏伟，想象丰富。这种宏阔的气象与结构，正是汉帝国的盛世气象在文人心理结构上的反映，正如作者所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

物。”(葛洪《西京杂记》) 2.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 主要以铺排夸张、描摩渲染的手段来叙事写物。其赋以“体物”为主, 集中笔力来描绘物类、物象、物态, 并追求辞藻的博富和绚丽。正如刘勰所说:“赋者, 铺也; 铺采摛文, 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 夸张的描写, 细腻的描摩, 层层渲染, 以及色彩绚丽的文辞, 大有穷形尽貌之势。可以说是达到“写物图貌, 蔚为雕画”(同上)的境地。 3. 在语言形式上, 大量运用排比、对偶, 形成较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在字型的排列上, 也注意形式美。同时句式长短相间, 灵活自如。总之, 其赋对辞藻美和形式美的刻意追求, 都达到了极至的地步。作品描写形象和运用辞采的能力, 的确超越了前人。但也有堆砌辞藻、好用奇词僻字之嫌, 一味追求“写物图貌”而缺少动人的意境和内在神韵。

#### 第四节 东汉的辞赋创作

##### 一、班固

1. 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作家。《两都赋》是其大赋的代表作品, 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后来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是同类题材的作品。其它较著名的赋作还有《幽通赋》、《答宾戏》等。

##### 2. 《两都赋》

(1)《两都赋》分为《东都赋》和《西都赋》, 实际上是一篇的上下章。作品虚设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 宾主相互夸耀, 西都



宾盛称西都“长安旧制”，代表的是西土耆老的观点，抒发的是“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东都主人则夸耀东都洛邑制度盛美，体现的班固本人的观点，意在颂美当朝的制度，也体现了重礼乐教化、尚节俭的儒家政治理想。

(2)《两都赋》在体制和艺术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如宏大的结构、假设主客问答的方式及铺排、渲染、夸张的描写手法等。《西都赋》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更近司马相如，汪洋恣肆、富丽详赡，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东都赋》的手法则较为平实，语言风格也较趋典雅，是受作者儒家风范的熏染。刘勰曾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文心雕龙·诠赋》）概括了《两都赋》的基本特点。

(3)《两都赋》较前人有所发展和进步的是：

一是在题材上扩大了描写范围，由描写林苑扩大到京都；

二是在表现手法上采用虚构、夸张的同时，也融合了征实的表现手法。

三是加强了作品的理性因素的透入，较深刻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使内容显得比较深厚。

## 二、张衡

1. 张衡是东汉中期杰出的科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其赋作有《二京赋》、《归田赋》、《思玄赋》、《温泉赋》、《广间赋》等。其中写物大赋以《二京赋》为代表，抒情小赋以《归田赋》最著名。另外，张衡的《同声歌》和《四愁诗》，在文人五、七言诗

歌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 2. 《二京赋》

(1) 张衡的《二京赋》是继班固的《两都赋》后的又一篇以京都为题材的力作。其写作起因和创作目的是讽谏奢侈的世风。《汉书·张衡传》说：“永元中，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二京赋》分为《西京赋》和《东京赋》两篇，《西京赋》中的凭虚公子先对西京长安的繁荣奢华的景象进行了一番描写，凭虚公子的观点是统治者的享乐奢华是应该的，是繁荣富足的表现。然后《东京赋》中的安处先生否定和批判了他的观点，警告凭虚公子“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又对东都洛阳的盛况进行了一番描绘，意在称颂东京的兴盛而不流于奢侈。

(2) 《二京赋》在体制结构、谋篇布局、艺术手法都是模拟班固的《两都赋》，然而张衡“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其精心琢磨的程度还是超过了《两都赋》。《二京赋》的体制更宏大、篇幅更长，铺陈描写更细腻，题材的范围也更宽。《二京赋》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在题材上于京都生活中加入了市井风情的描写；在艺术上于铺排夸饰外，增加了说理议论的因素和抒情的色彩，有些景物描写还体现了清丽自然的特点，笔法类似于他的抒情小赋《归田赋》；在思想主题上，加强了讽喻和批判的成分。

3. 此外，东汉后期，随着政治经济的衰落，以铺陈夸饰和颂扬

功德为主的大赋也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那种以抒情述志为主的、诗意化更浓的抒情小赋。张衡的《归田赋》篇制短小，写得清新明丽，抒情性很强，是标志汉代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重要作品。继而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等众多作品出现。这些作品或直抒胸臆，或托物言志，或写景咏物，或针砭现实，而走向了个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也更贴近了现实生活。

### [ 作品讲读]一、张衡《归田赋》

1. 《归田赋》作于张衡的晚年，宦海浮尘，世路艰难，壮志难酬，于是产生了归田隐居的念头。《归田赋》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思想归田的动因。第二部分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设想的归田之乐。

2. 《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主要艺术特点是：

(1) 在写作手法上，一是把自己的心境、情绪融合到环境、景物的描写之中，浑然一体，造成了意与境的结合，形成了诗意化的和谐优美的意境。二是以议论、用典、用事、铺叙等手法来述志和抒情。写景状物主以抒情，叙事议论主以表志。在作者的内在心理上，现实的幽暗与压抑和憧憬的美好与自由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2) 《归田赋》的语言清新明丽，工致典雅。写景状物细腻形象，铺叙议论意蕴深厚。

(3) 《归田赋》篇制短小，全用四、六句式，且多用排偶，

形式整齐，韵律和谐。此赋在形式上正体现了“骈四俪六”的骈体文特征，可以说是汉代最早出现的比较成熟的骈体赋。同时也是最早以田园生活乐趣为题材的作品。

江明藏书 喜爱精品

2005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